

「愛因斯坦的腦子」

近日，「愛因斯坦的腦子」入圍內地網購平台二〇二三年度十大商品，引發熱議。這當然不是真的大腦，而只是一個虛擬的噱頭。但居然能成為年度商品，足見網民參與熱度之高。

「愛因斯坦的腦子」（也有「福爾摩斯的腦子」之類），一般標價只有幾毛錢甚至一分錢。網頁上寫得清楚，付款下單後，「愛因斯坦的腦子」就會自動長到你身上或你指定贈送的朋友身上。還可以再細化定製「逢考必過腦」「一夜暴富腦」，滿足不同場景需求。

花幾分錢，就能讓自己和朋友樂呵呵好幾天。照我說，網民能發明這樣一種商品，腦子真不簡單，不輸愛因斯坦呢。值得點讚才是。然而，木秀於林，「磚家」必摧之。有的說是「新式迷信」，容易誤導年輕人價值觀；有的說，這類虛擬商品無法可依，擾亂網購秩序。

年輕人哪有你們那麼傻？這種無厘頭色彩的荒誕，其實是千萬網民心有默契，共同完成的一場大型行為藝術。相比起一些耗資巨大卻侮辱觀眾智商的「爛片」「口水劇」，成本可以忽略不計。但帶來的快樂，又何止千百倍。就好像以前的小賣部裏，將糖果包裝為「唐僧肉」「後悔藥」「還魂丹」一樣，小學生也不會相信可以長生不老、時光倒流，但這就是童年的快樂嘛。

又或者，這跟到廟裏燒香求個心安，也是差不多的。何況，「愛因斯坦的腦子」不污染空氣，不噪音喧嘩，不擾亂環境，你情我願，又不是什麼坑蒙拐騙。愛因斯坦若在世，說不定也要吐吐舌頭，下一單試試呢。

能讓老百姓快樂的事，無論如何都該支持。縱然有些許不甚規範之處，也瑕不掩瑜，修補一下就好。誰不讓老百姓快樂，那他就不是好人。道理就是這麼簡單。「玻璃心」上網上线，大可不必。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步入中年，身邊的代溝一天比一天清晰。代溝這東西是陪伴人一生的。少年時，它就在身邊，只是當時你站在年輕的這一邊，而年輕，就更有把握笑到最後，此時的一句「有代溝啊」，是自嘲更像輕鬆的調侃。人到中年，一步緊似一步地跨到了這條溝的另一邊，再說「有代溝嘍」，還是自嘲卻多了無奈的黯然。

代溝表現在很多方面，觀念、語言、行為，都可以作代溝的顯示屏。而生活中直觀體現代溝的大概是娛樂方式。娛樂是求輕鬆的，但玩一種自

呂坤是明代文人兼思想家，著有《呻吟語》。他從形而上學寫到倫理，更寫到種種為人處世之道，而在《品藻》一篇，他寫道：「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

三個十分之九，實在多人。有十分之九的說話者不確實說話的內容，有十分之九的聽者太易相信聽到的話，又有十分之九的人喜歡將聽到的話傳播出去。這會造成什麼後果呢？正是流言蜚語。

哲學家大多討厭八卦，呂坤教大家提防「喜傳之口」，而古羅馬斯多

近日佛山發生了一樁戲劇性的失物事件。話說一家玉器店在網絡直播時打算向觀眾展示一枚翡翠戒指在自然光下的成色，怎料主播隨手向窗邊一伸，竟不小心將戒指由九樓掉到樓下，最後竟彈進附近一條河中。玉器店各人當然大為緊張，網絡傳聞該玩意價值千萬，店家亦立刻作出重大的決定：封閉河道出口，再聘工人抽去河水，然後日以繼夜打撈，務要失而復得。

影視作品的情節在現實上演，愛「吃瓜」的群眾當然不會錯過任何精

己不喜歡玩的遊戲，卻是世上最痛苦的事。而對某種遊戲的喜歡或不喜歡，往往就是代溝作祟。

這幾年，每當認識了年輕的新同事，我愛做一道問卷調查題：你喜歡打牌嗎？我說的「牌」特指撲克而非麻將。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否定的。但在我的同代乃至上一代人那裏，撲克可能是普及程度最高的消遣方式。說來奇怪，麻將和撲克都屬牌類遊戲，但麻將更易與「賭」聯繫在一起，不宜公然開搓。其實，真要賭，世間無物不可充當賭具。詭異高

葛主義哲學家愛比克泰德亦說：「盡量保持沉默，或只以一言半語說必要的話。視乎場合節制發言，別想到什麼說什麼。不要談論角鬥士、賽馬、競技和飲食等隨處可見的話題。最重要的是，不要談論別人，無論是稱讚、責怪或比較。」簡言之，少說話，不八卦。

為什麼哲學家大都不鼓勵八卦呢？除了因為八卦以假亂真以偏概全的非理性本質，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八卦可以帶來傷害！

二十世紀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家約翰·奧斯丁（J. L. Austin）提出了

彩場面。網上隨即有大肆報道，有跟拍現場情況的，有直擊工人抽水與挖淤泥的，有解說翡翠價值的，更多是分析事情是否屬人為造假的，不單物主着急，工人在忙，連河道兩旁的人亦如熱鍋上螞蟻，鬧哄哄地期待寶物重見天日。這是真實的意外，還是大型的宣傳手法，只有店家與職員知道，然而一場「大龍鳳」卻又鐵一般地呈現在人們眼前，連筆者隔著手機屏幕也像嗅到那條不知正確來說是河道還是明渠的濁氣熏天。

我好奇事情的後續發展，亦曾想

深如《天龍八部》裏的「珍瓏棋局」，不也是一場賭局嗎？但不管怎麼說，玩撲克的正當性似乎更加充分。多年前，有機會外出開會或團建，我們這些「年輕人」必帶上幾副撲克，有點閒功夫就「大戰」起來。撲克的打法很多，幾乎一個地方一個打法，與外地的朋友互教互學，解鎖新技能，也是我們當年樂此不疲的事。

據我觀察，年輕一代不愛打撲克，原因之一是網上娛樂充當了替代品。即便是在網上打撲克，也多和三

「言語行為」（speech act）理論，即「言語帶有行動力」。舉例，言語上的嘲笑，往往會帶來肢體暴力的霸凌；帶有歧視的所謂笑話，也會助長實際上的欺壓。

信手拈來的閒言閒語，是不少悲劇與傷害的禍根，那為什麼依然「聽言而易傳者十九」呢？演化心理學家的解釋是：早於史前時代，人類祖先存活所依靠的是分工合作的群體生活，於是人與人之間必須經常分享資訊，而資訊的內容就是「人」，討論哪個人比較可靠、哪個人沒做好分內事等等。久而久之，「閒聊別人」成

不打牌的一代

不要太八卦

失而復得

個匿名網友甚至三個機器人湊一桌牌，新的娛樂精神於此生焉，代溝也從此開挖。隨著生活日漸被互聯網浸潤，雖然我們無法也無意填平代溝，卻不自覺地向年輕的一邊看齊，撲克牌在抽屜裏沉睡的時間更長了。不過，我還是很懷念吆五喝六、面紅耳赤的打牌歲月。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金嵌松石佛窩

上周筆者在澳門觀賞了音樂大師譚盾的視聽交響音樂會《敦煌·慈悲頌》，隔天順便參觀了澳門藝術博物館的故宮文物年度大展「吉祥殊勝——故宮與扎什倫布寺珍藏文物展」。自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祖國起，澳門藝術博物館得到故宮博物院的支持，二十多年來合作無間，合辦的故宮珍藏展覽已發展成一個文化品牌。

本年度的文物大展，精選故宮博物院和西藏扎什倫布寺一百三十七件珍藏，為港澳觀眾帶來首次於境外展

出的以「歷代班禪大師」及「宮廷佛教藝術」為專題的展覽。

扎什倫布寺是歷代班禪的駐錫地，在清代，皇帝尊崇藏傳佛教，歷世班禪與故宮因相融相通的藏傳佛教文

化而相連。現存故宮博物院和扎什倫布寺的文物，就是關於這段歷史記憶最重要的見證。如今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傳佛教文物中，既有清宮造辦處的精良製作，也有蒙藏地區進獻而

來的珍貴作品。展出的這件「金嵌松石佛窩」（附圖，局部），就是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向宮廷進獻。

佛窩，又稱「嘎烏」，為藏語音譯，多指掛在頸上或背跨式的佛盒飾物。藏族僧俗為了能隨時隨地禮佛，常隨身攜帶小型佛窩，裏面大多供有佛像、護法神像或護身符。

當地的佛窩一般以銅製造，清代宮廷則多以金銀為材料，嵌綠松石、



珊瑚、青金石等，顯得更為華貴。就如這件金嵌松石佛窩，整體呈圓盒狀，盒蓋嵌滿圓形綠松石片，圓盒兩側有可拆卸雙耳，供穿繩佩戴。盒內填染青綠木雕山洞，綠救度母面部泥金，遊戲坐，供於佛窩中。由文物所附紙籤可知，此佛窩為慶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賀禮。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清晨入方山

到南京江寧區出差，酒店後面就是國家3A級景區、「天然氧吧」方山地質公園。剛到那日天色已晚，標註公園名稱的石碑上六個篆字被燈光照得晶瑩剔透，不愧為「水晶碑」之名。

第二天一早跑步從景區東門進入。雪滿空山，寂靜無人。跑了二十分鐘，只碰到一隻油光水滑的大胖貓。沿着彎曲山道跑到「祖龍頂」。傳說秦始皇東巡來到方山，「揮鞭趕山，斷石壘，瀉王氣」。鞭子過處，方山變「赤山」，收鞭時帶回的土落成現在的東山。祖龍頂是個四方土丘，上有帶雪的灌木，宛如一個留稀疏平頭的扁扁腦殼。櫻花谷、紫霧茶園等景點沒開放，雪下可見坡上茶樹的隱隱輪廓，可以想見春夏的勝景。

從祖龍頂向西北，跑過「火山口」。這是死火山，但方山的主體就由火山噴發造成的玄武岩組成。方山和湯山相連，湯山溫泉遐邇聞名，想必也是沾了此地過去火山活動頻繁，地熱充沛的光。靠近山崖有「危險」的警示牌，另一邊鋪設了一點三公里的健康步道，還有「我運動，我健康，我享受」的標語，不過穿山的「有機綠色步道」因下雪關閉了。

一口氣跑到千年古剎定林寺後背，牆內是土黃色的廟宇。附近有八卦泉，達摩崖，十八盤，天印宮花園等景點，也有茶室和素食餐廳。可惜時間有限，不能光顧，也無暇進入寺廟參觀。此時朝陽初升，「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令人懷想聯翩。

方山海拔僅二百零八米，是座平頂山。無緣望如方印，古稱印山。身在此山中，無緣窺見全貌，但出差之餘，見縫插針，「特種兵式」拜山讓我在寒冬的清晨精神一振。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振鷺于飛

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最新力作《蒼鷺與少年》，近日在 global 獎項禮摘下最佳動畫片之桂冠。影片講述二戰時期一位少年遇上一隻會說話的蒼鷺，結伴展開奇幻冒險的故事。

在真實世界中不會說話的蒼鷺（Grey Heron），是歐亞大陸與非洲大陸濕地常見的水鳥。作為鷺鳥家族的巨無霸，成年蒼鷺身長約一米，展翼可達一點五米，體形瘦長，腳和頸都很長，以至有人因此而誤以為牠們是鶴。若走近一看，要分辨其真身並不難。蒼鷺的羽毛主要由黑、白、灰三色配搭而成，雌雄體羽顏色相同。成年蒼鷺身體呈淺灰色，頭頸部分有黑白斑紋，頭上還有兩條黑色冠羽，格外醒目；幼鳥的身體呈深灰色，且黑紋較淺，顏色對比較弱。

鷺鳥廣泛分布於全球各地，據統計共有六十多個品種，香港共錄得十八種，其中，小白鷺、大白鷺、夜鷺、池鷺及牛背鷺，被稱為數量最多的幾種鷺鳥。蒼鷺也是香港常見的冬候鳥，雖數量未躋身前五，但卻是香港唯一一種灰色的大型鷺鳥，每年秋

冬來臨，在不同類型的濕地，如池塘、河邊、泥灘，甚至防洪渠邊，經常出現牠的身影。

蒼鷺愛吃魚、蛙及大型昆蟲，在米埔沼澤自然保護區和南生圍濕地，幾乎全年都可窺其芳蹤。聚集於泥灘和淡水沼澤歇息的蒼鷺，或邁着大長腳在淺水處低頭覓食，不慌不忙；或縮起細長頸振翼高飛，舒緩而優雅；也有不少蒼鷺站在水中閉目養神，一動不動，如老僧入定，禪味堪細品。

關於蒼鷺，有說喜成群結隊，亦有稱愛單獨行動，孰是孰非？其實二者並不矛盾，牠們只是和而不同而已。遠看，蒼鷺在同一片濕地生存，互相守望。近看，牠們單獨覓食，沉迷於自選動作，甚少如其他鷺鳥般，喜歡追逐、嬉戲和打鬥的日常。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只此青綠》

由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創演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自二〇二一年首演以來，已經在內地多個城市巡迴過百場，日前在香港演出，一票難求，在港掀起「青綠旋風」。舞劇創作靈感取材自宋代名畫《千里江山圖》，觀眾跟隨曼妙舞姿「展卷看畫」，在連綿青綠之間體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雅、傳承，於維港彼岸享受一場青綠盛宴。

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上，一眾舞者翩若驚鴻，以絢爛舞姿展示山河氣勢，將中國宋代風華展現得淋漓盡致。台下，有關討論刷屏。

一眾舞者，以舞姿呈現畫中一筆一畫的山巒起伏，在虛實之間為古畫注入生命力。該劇導演韓真表示相比較具體敘事，更偏重意象的營造與展現，中國畫的留白之處，都是特別令人在意的部分。舞台是可以不斷延展的想像空間，她形容編排時，真實感受到了水流和山川的起伏。有人說舞劇是將畫中意境變為真實實體，但在主創心中，舞蹈本身是很抽象的，因為這

種特質，它在表現畫中意象時，就擁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主創人員在創作時，堅持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他們是舞劇的創造者，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遞藏者、守護者。這樣的使命，令其在創作時，為了更好地展現宋代風華，而加入了很多宋代美學的思考，譬如從舞者的側面，髮髻、身體到衣服的拖尾，都充滿了宋人的美學體態，又因為宋舞傳世不多，主創就找尋了不少的宋代繪畫、雕塑以作參考。

觀眾在欣賞舞劇時，內心生出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回望和遐想。而今次在香港的成功演出，也體現香港觀眾對傳統文化的喜愛之情，《只此青綠》今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也隨之徐徐拉開。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